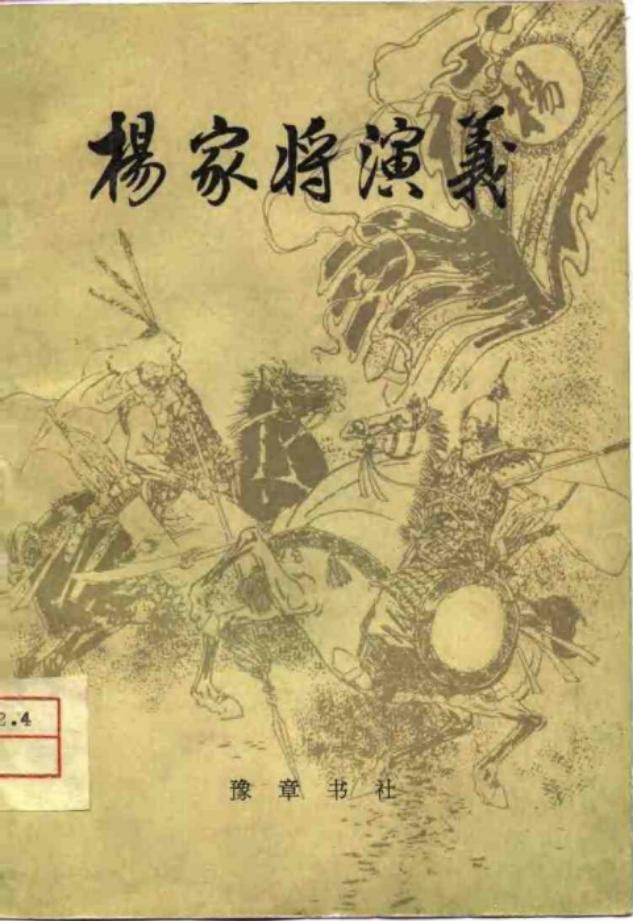


楊家將演義



2.4

豫章書社

杨家将演义

豫章书社出版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南昌市百花洲3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

1981年1月第1版 1981年1月江西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10·179 定价：0.60元 印数：1—50,000

出版说明

明中叶以后的历史小说中，有一类反映民族斗争的作品，其中《杨家将演义》就是有代表性的一部。

杨家将抵抗契丹的故事，很早就在民间流传。南宋话本、元代杂剧都有这方面故事的作品，这些戏曲和说唱文学，为后来杨家将小说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杨家将小说所歌颂的杨业及其子杨延昭，是北宋有名的抗辽将领，但作品所描写的抗辽事迹，以及杨业的其他儿子、杨门女将和其他杨家后代的事迹，绝大多数是史书上没有的。

作品通过抗辽斗争和北宋内部斗争的描写，塑造了杨家的众多英雄形象。老将杨业，身经百战，智勇双全，最后他在战斗中，以身殉国，表现了坚贞不屈的精神。杨业死后，杨六郎承继父业，继续活跃在抗辽前线，屡败辽兵，威镇三关。小说还塑造了英姿焕发的杨家众女将形象。她们继承父兄、丈夫遗志，为保卫中原奋勇杀敌。其中穆桂英的形象最为突出，是数百年来人们赞誉的巾帼英雄。作品中的孟良、焦赞形象也具有浓厚的民间传说色彩，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杨家将小说思想上是存在着局限性的，作品中表现和赞扬的杨家将的忠君思想，降低了小说的思想价值。

在艺术上，作品大量采用民间传说，语言通俗朴素、生动活泼，但结构不够严谨，情节也有不合理之处。

豫章书社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

目 次

第一回	归故里贤臣遇害	献骏马壮士报仇	1
第二回	绛州城张公瑾设计	新建寨呼延赞逞能	6
第三回	金头娘比武招亲	杨令公出兵助战	11
第四回	讲和议赵匡胤退兵	阻銮驾呼延赞结怨	15
第五回	赵匡胤遣嘱召壮士	潘仁美设计逐英雄	19
第六回	潘仁美责诏登山	呼延赞乔装救驾	23
第七回	宋太宗亲征北汉	马夫人智取泽州	27
第八回	呼延赞纳降得绛州	萧太后出兵救北汉	31
第九回	北汉王下诏求贤	杨七郎偷营受责	36
第十回	八王进献反间计	太宗招降杨家将	40
第十一回	力竭计穷刘钧降宋	扬威耀武太宗征辽	46
第十二回	战幽州宋师败绩	攻遂城辽国鏖兵	50
第十三回	萧太后怒斥败将	杨令公大破辽兵	54
第十四回	乞骸骨丞相辞官	乐升平词臣献颂	58
第十五回	萧太后雪耻兴师	曹元帅损兵折将	63
第十六回	宋太宗游山遇敌	杨渊平代主丧身	68
第十七回	杨四郎北国招亲	呼延赞宋营作保	72
第十八回	陈家谷潘美丧师	李陵碑令公死节	76
第十九回	横遭毒手七郎殒身	假抱不平王钦写状	81
第二十回	诉奇冤击鼓叩阍	使毒计杀人灭口	85
第二十一回	八王激怒打佞臣	真宗殷忧思良将	91
第二十二回	比弓箭耀武晋阳城	作巡检屯兵佳山寨	95

第二十三回	擒孟良小施狡狯	收焦赞不动干戈	100
第二十四回	取骨殖冒险赴幽州	盗骕骦飞骑归故国	104
第二十五回	延昭被困双龙谷	孟良乞援五台山	109
第二十六回	杨五郎力斩萧天佑	王枢密智激谢金吾	114
第二十七回	王枢密计拆天波楼	杨六郎私离佳山寨	118
第二十八回	焦赞怒杀谢金吾	八王智救杨郡马	122
第二十九回	虚祥瑞引来宋帝	假将军吓退番兵	127
第三十回	泗州堂焦赞遇旧主	陈家庄孟良作新郎	131
第三十一回	杨六郎领兵救驾	宋真宗克敌回京	137
第三十二回	萧太后出榜招贤	吕军师排阵却敌	141
第三十三回	识阵图宗保显才能	作奸细王钦通消息	147
第三十四回	释俘囚山寨联姻	正军法辕门斩子	151
第三十五回	穆桂英弃寨寻夫	杨宗保登坛拜将	156
第三十六回	黄琼女背辽投宋主	柴郡主破阵产麟儿	159
第三十七回	五郎力斩萧天佐	宗保大破天门阵	163
第三十八回	宋真宗论功行赏	王枢密卖国求荣	167
第三十九回	学古设计困宋臣	孟良比箭射番将	171
第四十回	赠粮草暗助祖国	救朝臣大破番兵	175
第四十一回	破幽州萧太后自缢	平辽国杨家将受封	179
第四十二回	盗骸骨误伤好友	陨将星结束全书	185

第一回 归故里贤臣遇害 献骏马壮士报仇

话说北汉主刘钧听知宋帝平定各镇，与群臣议曰：“先君与周为世仇。宋帝之志不小。今既削平诸国，宁肯让孤独霸一方乎？”谏议大夫呼延廷奏曰：“臣闻宋君英武之主，诸国尽已归降。今陛下一隅之地，兵微将寡，岂能相抗乎？不如修表纳贡，以免生民之厄，并保河东无虞。”刘钧犹豫未决。枢密副使欧阳昉进曰：“呼延廷与中国通谋，故令陛下纳降。晋阳形胜之地，帝王由此而兴，无事则籍民而守，有警则枕戈而战，此势在我耳，何必轻事他人乎？乞斩呼延廷以正国法。倘或宋师致讨，臣愿独当之。”刘钧准奏，令押出呼延廷斩首。国舅赵遂力奏曰：“呼延廷之论，忠言也，岂有通谋中国之理。主公若辄斩了，使宋君闻知，则征伐有名矣。必不用，只宜罢其职而遣之，庶全君臣之义也。”刘钧然其言，下令削去呼延廷官职，罢归田里。呼延廷谢恩而退，即日收拾行装，带领家小直向绛州而去。欧阳昉尚不遂意，深恨呼延廷，欲谋杀之；唤亲随人张青、李得谓之曰：“汝二人领军健数百人，密追呼延廷，尽杀之回来，吾重赏汝。”张、李领诺，即引军健追赶呼延廷去了。

却说呼延廷与一起人行至石山驿，日已晚，歇下鞍马。是夜与夫人对席饮酒，自叙不幸之事。将近二更，忽听得驿外喊声大震，火炬连天。人报有劫贼到来，呼延廷大惊，令家人速

走。张青、李得率众拥入驿中，将呼延廷一家老幼尽皆杀了，劫掠财宝而去。是时随从人等各自逃生，只有如夫人刘氏抱着小孩，走入厕中，保得性命。

至四更，刘氏叹曰：“谁想我家遭此劫数，使我母子无依。”放声大哭。忽有一人在后叫曰：“小娘子何故啼哭？”刘氏在星光下泪眼相看。其人近前问曰：“汝是谁家女子？独自到此。”刘氏泣曰：“妾是本国谏议大夫呼延廷侧室，因回转乡里至此，被强人劫掠，一家尽皆杀死，只留得妾身同乳子，逃于此间，无计可保，望尊官见怜！”其人听罢，愤怒长吁曰：“吾乃河东府两院领给，姓吴名庄。适间杀汝夫主者，却是欧阳昉亲随人张青、李得，假作强人到此。汝宜速抱儿子逃走，不然，性命难保。”道罢而去。

刘氏正慌忙间，忽驿外喊声又起，一伙强人拥入，见刘氏捉住，来见马忠。马忠曰：“汝是何处女子？抱着孩儿在此。”刘氏曰：“妾含冤负屈。”因将一家被害之事，备述一番。马忠曰：“适才夜巡人来报，驿中有官宦被劫。我等正要来分夺金宝，原来有此情事。汝若肯随我回庄，抚养孩儿长成，与汝夫主报此冤仇可乎？”刘氏曰：“妾有莫大之冤，何惜微躯，愿随大王而去。”马忠即引刘氏回至庄上，将近五更。马忠安排刘氏居住，自与手下诸人复回山寨去了。刘氏密遣人去驿中收殓夫主尸首，埋于一处；立意只图报仇，抚养孩儿。

时光如箭，日月如梭，将近七年光景，孩儿已长成矣。马忠为取名曰“福郎”，送至名师处学业。福郎生得面如铁色，眼若环珠，貌类唐朝尉迟敬德，虽是读书，暇时便习兵法。年至十四五，走马射箭，武艺通晓，使一条混铁枪，有神出鬼没之能。忠见其英雄，不胜欢喜，为改名曰“马赞”。

一日，随马忠出庄外，见一脚夫，扛着石碑到来，上写

着：“上柱国欧阳昉”数字。马忠见了，愤怒变色。马赞曰：“大人见此石碑，何故有不悦之意？”忠曰：“看着欧阳昉名字，甚伤吾心。此人在十五年前，害却呼延廷一家。呼延廷有子尚在。我若见他，便与他同去报仇矣。”赞怒曰：“可惜孩儿不是呼延廷之子，不然，即日报仇。”忠曰：“此事汝母深知其详，可往问之。”赞回庄，入见母亲刘氏，问欧阳昉害呼延廷一家之事。刘氏呜咽流涕而言曰：“吾衔此冤恨，十有五年矣。汝正是呼延廷之子。马忠乃是留养汝者也。”赞闻此言，昏晕在地。马忠径入，仓皇救醒。赞哭曰：“孩儿今日辞别父母，便去报仇。”忠曰：“他是河东权臣，部下军士甚众，如何去得？须用计策图之。汝今后只称我为叔。”赞拜曰：“叔叔有何计策教我？永不忘恩。”

忠正思量间，忽报耿忠来访。马忠即出外迎入，至庄里坐定，令赞相见。耿忠问曰：“此位是谁？”马忠曰：“义子马赞也。”乃问耿忠来此之故。耿忠曰：“适才与强人相争，赢得一匹好马，名曰‘乌龙驹’，将要送往河东，卖与欧阳丞相。因过尊兄庄上，特来相访。”马忠曰：“既然贤弟有此好马，不如就卖与小儿，就中更有道理。”耿忠曰：“吾与尊兄义虽结契，胜如嫡亲。汝之子即吾侄也。倘承把个中隐情说出，此马便当相送。”马忠大悦，具酒肴相待，席上说起呼延廷一家被欧阳昉所害。此子是呼延廷亲生，正欲报仇，不得其策。耿忠听罢，愤然曰：“尊兄勿虑。吾有一计，可以杀欧阳昉也。”马忠曰：“弟有何策？即恳指教。”耿忠令赞近前，谓之曰：“汝只须将此马送往欧阳昉府中，作为进见之礼。他得此马，定问汝要何官职。汝须道不愿为官，只愿跟随相公养马。彼必喜而收留。待遇机会时，因而杀之，此冤可报也。”赞拜受其计。是日席散，耿忠辞归山寨。

次日，赞拜别马忠、刘氏，上马登程，离了马家庄，径赴河东，到欧阳昉府中。家人入报欧阳昉曰：“府门外有一壮士，牵匹好马，要来献与相公。”昉听罢，即令唤入。赞到阶下跪曰：“小人近贩得骏马，特来献与相公，以为进见之礼。”昉曰：“汝是何处人氏？”赞曰：“祖居马家庄。小人姓马名赞。”昉曰：“此马价值几何？”赞应曰：“价值连城。”昉听得，自思此人必图做官，令左右问之。赞曰：“不愿做官，只愿服事相公。”昉见赞仪表魁伟，又送他这马，不胜欢喜，即收为左右使唤。赞思欲行事，尽意奉承，极得昉之欢心。

开宝七年八月，中秋佳节，欧阳昉与夫人在后园凉亭上饮酒赏月。怎见得中秋好景？有苏子瞻水调歌头词为证：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常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欧阳昉饮罢酒醉，从人扶入书院中，恁几而坐。赞随至院中，自思此时不下手，等待何时？正欲拔出短刀，忽窗外有人持灯笼进院，却是管家，特来请昉安歇。赞就戴刀入鞘，叹曰：“此贼命不该绝，须再图之。”

却说赵遂以欧阳昉专政已久，恐惹祸端，一日，奏知北汉主曰：“昉有擅杀之罪，陛下若不及早除之，为患深矣！”会将帅丁贵等力劾其罪，刘钧乃降欧阳昉为团练使。昉耻与赵遂等同列，上书辞归乡里，汉主允其请。昉即日收拾行李，领从人离晋阳，望鄂州而去。不消一日，已至其家。诸亲眷皆来探望，昉具酒醴相待。

九月九日，却是昉之生诞，准备筵宴，与夫人畅饮。呼延

赞独住外房，闷坐无聊。将近二更时分，出亭外闲行，但见月明如昼，西风拂面，赞因仰天叹曰：“我为父母报仇到此，不遂我志。苍天能无怜我耶？”言罢，挥泪入房，偃身而卧。忽从人来唤：“马提辖！相公有事唤汝。”赞藏了利刃，径入书院，见欧阳昉睡在床上。昉曰：“吾饮了数杯，宿酒未醒。汝在我身旁好生服侍。”赞应诺，暗思曰：“此戒命合休矣！”约近四更，赞见院外寂静，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腰间取出利刃，寒光凛凛，杀气腾腾。复入书院，拿住欧阳昉曰：“汝认得呼延廷之子否？”昉惊得心胆俱裂，哀告曰：“饶我一命。家私尽归于汝。”话声未绝，赞即挥刀刺入咽喉。欧阳昉大叫一声，命归阴府。赞既杀欧阳昉，径入内室，将夫人并至亲男女四十馀口，尽皆杀了。出至庭中，有老嫗跪在阶下，乞饶残生。赞曰：“不干你事！快去收拾金宝与我。”老嫗进房中，将綵帛金银装作一袋，与赞带回。赞临行以鲜血书四句于门上曰：

志气昂藏射斗牛，胸中旧恨一时休。

今朝杀却欧阳昉，要报河东切齿仇。

呼延赞写罢，骑了乌龙驹，带了宝物，连夜回见其母刘氏，具道杀了欧阳昉一家四十馀口，并取得金帛而回。刘氏大喜。次日，与马忠相见。忠问曰：“报得仇否？”赞答曰：“赖叔父之福，将昉一家老小诛戮殆尽，临行留有字迹四句。”马忠问曰：“字迹如何？”赞将诗句念出。忠惊曰：“倘汉主得知，则吾家有灭门之祸。汝速收拾行李，往贺兰山投耿忠、耿亮二位叔叔处避难。”赞领命，拜辞父母而去。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绛州城张公瑾设计 新建寨呼延赞逞能

话说那时是十月天气，寒风袭人，落叶萧条。赞在路行了数日，望见前面一座高山。赞暗思曰：“此处必有强人出没。”道未罢，忽山坡后一声鼓响，走出几个强人，拦住去路，问赞要买路钱。赞怒曰：“天下之路，安得你卖？胜得我手中利刃，则与汝钱。不然，将汝头来试刀。”小头目大怒，挥刀向前，与赞交战才一回合，被赞劈死坡下。内中乖的急上山报知耿忠曰：“山下有一壮士经过。小头目向他索金钱，已被杀死。”耿忠大惊，急下山来，看见赞正与众头目交战。忠认得是赞，忙喝道：“侄儿不得动手。”赞抬头见忠，慌忙下拜。耿忠引赞上山，与耿亮相见毕。忠问赞从何处来。赞将报仇之事，并血书四句，一一告知：“今父亲着小侄径投二位叔叔处避难，不想有伤部下，望乞恕罪！”忠曰：“此乃误会，何罪之有。”即令手下摆酒相待。忠因曰：“我等屯聚于此，以观时变。汝既来，可为第三位寨主。”赞当即叩谢就职。

一日，赞谓耿忠、耿亮曰：“河东旁郡，多有钱粮。叔叔借我军士三千，往绛州劫掠一回，可应十年之用。”忠曰：“绛州是张公瑾镇守。此人有万夫不当之勇。汝若去，必遭败衄。”赞曰：“小侄若折一卒，情愿偿命。”耿忠见赞如此勇敢，便与军士三千。赞披挂上马，扯起令字旗，上写“河东切齿仇”五字。引着三千兵，来到绛州城下，将城围了，大叫将府库钱

粮献出即退，不然，攻入城中，恣意劫掠。守军报与张公瑾知道。公瑾自思，贺兰山有新头领呼延赞，英雄之士，必是此人作乱。吩咐军士一百人多设弓弩，埋伏吊桥两边，待吾诱而擒之。军士得令，自去埋伏不提。

公瑾披挂上马，引五百军士出城迎敌。呼延赞跨着乌龙驹，直奔军前，大呼曰：“我来别无他意，只向库中借黄金三千两。”公瑾怒曰：“强贼即退，尚留残生。不然，擒汝献我主，碎尸万段。”赞大怒，舞枪跃马，直取公瑾。公瑾挺枪来迎。二人交战三十回合，真如猛虎相争，不分胜负。公瑾再战，佯输，退过吊桥。赞勒马赶过桥去。忽一声鼓响，两边伏兵并起，箭如雨下。赞大惊，急勒马杀回。所部三千喽罗，被射死一半。公瑾亦不追赶，收兵回府。

呼延赞不敢回去见耿忠，单骑奔小道逃走，将近一更，又被伏路喽罗拿住，缚上山来见马坤父子。坤问曰：“汝乃何人？”赞曰：“小可是相国之子，复姓呼延名赞。走错路途，被大王部下所擒，乞即释放。”坤大怒曰：“近闻汝围绛州，欲劫府库，尚来瞒我。”即令用陷车囚起，连夜点二百余人，解送呼延赞入绛州请赏。

喽罗将囚车解至山下，众人相谓曰：“我大王与八寨大王有隙，只恐夺了呼延赞，我等如何分说？不如前面借宿一宵，明日早行罢。”行行说说，来到拦路虎家门首，叫声借宿。守门者出来一看，见一伙强人押解囚车到来。守门者曰：“夜已深，汝等借宿，休得惊动大王。”众人齐道：“我等自有方便。”即将陷车推入亭后去了。

时有寨主李建忠，为往西京勾栏内看戏，被公人察破拿住，囚于牢中四年。因越狱逃回，亦在拦路虎家借宿。步出门外，听见守门的人大惊小怪，乃问曰：“汝等议论何事？”守

门者曰：“太行山马大王令二百人解呼延赞与张公瑾请赏。”建忠听罢自思，我在西京牢内，闻得赞乃英雄之士，因何被他拿住？我当救之。即提短刀入亭后，大叫曰：“谁敢监禁呼延将军者休走。”众喽罗惊散。建忠打开陷车，放出呼延赞，在星光之下相见，赞曰：“是谁救我？恩泽难忘。”忠曰：“我乃第八寨李建忠也，都是一家弟兄。”即赠与衣服。

次日，带赞回新建寨，入报寨主柳雄玉。雄玉即出寨迎接，邀入帐中坐定，不胜之喜。因问建忠怎能逃回？建忠将越狱之事告知。雄玉曰：“自尊兄离寨之后，手下单弱，被六寨主罗清每年来讨賃土钱，甚被扰害。”建忠大怒曰：“此贼再来，吾当生擒之。”雄玉因问同来者是谁？建忠曰：“相国之子呼延赞也。”雄玉曰：“久闻其名，今幸相会。”即令左右设酒庆贺。

三人正饮之间，忽报罗清同五百人来山下，讨半年賃土钱。柳雄玉听得，不敢出去。赞覩定建忠曰：“乞借鞍马衣甲，生擒罗清来献，以报哥哥救命之恩。”建忠大喜曰：“吾知贤弟足与为敌也。”即付与鞍马盔甲，点起喽罗二百随赞迎敌。赞披挂齐备，辞二位而出。到山下大叫：“罗寨主来此何干？”清曰：“特来问柳寨主讨半年賃土钱。”赞怒曰：“汝若以兄弟相待，及早退去，免伤和气。不然，擒汝入山以献。”清曰：“匹夫，与汝何干而无端来相撩耶？”即挺枪跃马，直取呼延赞。赞即举枪来迎。二人交战未及五合，赞轻舒猿臂，将清捉在马上，杀散余众，绑缚罗清上山，来见李建忠。建忠大喜，将清吊在杠上曰：“待缓缓诛此恶贼。”令具酒庆贺。

罗清败众报与第五寨大王张吉，再点三百人，全装贯甲，呐喊连天，来攻新建寨。李建忠与赞正在饮酒，听得山下金鼓不绝。喽兵入报，五寨主引兵来救罗清。赞怒曰：“今一起擒

剿此辈，以除心腹之患。”即辞建忠，引众人出寨，排开阵势，喝问：“前面强贼谁人？”张吉认得是赞，乃曰：“好好放出罗寨主还我，饶你性命。如若不从，叫你刀下受灾。”赞大怒，挺枪直取张吉。张吉抡刀来迎。刚斗二合，被赞一枪刺于马下。众人见杀了主将，各自丢戈抛戟而走。赞乘势追入寨中，将所聚金银尽数劫取，放火焚其大寨而回。建忠、雄玉见赞又胜一阵，大喜曰：“贤弟威风，果名不虚传。”仍令入席饮酒。建忠喝左右杀了罗清。三位开怀畅饮不提。

却说败兵走上太行山见马坤，报告罗清、张吉被赞所杀。马坤大怒曰：“不诛此匹夫，何以泄吾愤？”即令长子马华率五百人，杀奔新建寨来。逻卒报知李建忠。建忠曰：“马坤欺人太甚，谁能出马擒之？”赞曰：“不劳尊兄费神，待小弟明日定下计策，擒彼恶党，以泄我恨。”建忠依议，令众人坚守寨栅，明日出战。众人得令，各自整备去了。

正讲话间，忽报马华在外搦战。赞辞别建忠，绰枪上马，引众人出寨迎敌。对营马华举鞭指而骂曰：“诛不尽的狂奴！好好将罗清放出，免得自家相并。不然，碎汝尸为万段。”赞笑曰：“汝欲与罗清同死一处耶。”华大怒，举鞭直取呼延赞。呼延赞挺枪相迎，未及两合，被赞夹住鞭梢，活活捉住。令人押上山来见李建忠。

华之败兵归报马坤曰：“小将军被赞活捉去了。”坤大惊曰：“此贼真乃英雄。”即令次子马荣率领喽罗二百人前去交战。赞听知太行山人马又到，列下阵势。马荣横刀坐于马上叫曰：“好好将吾兄送出，佛眼相看。不然，杀得汝片甲不留。”赞怒曰：“待擒着汝，一同发落。”即挺枪纵骑，冲过阵来。马荣抡刀迎战。二人在山脚下斗上二十余合，不分胜负。赞乃佯输，走回本阵。马荣不舍，策马急追。转过坡后，赞按住一

长枪，待马荣将近，绰起金鞭，喝一声“着”，从背上打下。马荣口吐鲜血而走，回到寨中见马坤，说赞英雄难敌。马坤忧闷不已。

坤有女金头马氏，见父面带忧色，因问曰：“爹爹近日为何神色不安？”坤曰：“新建寨副贼呼延赞捉去汝长兄，又打伤二哥，思量无人能敌，是以纳闷。”马氏曰：“爹爹不须烦恼，待女儿前往擒之。”坤曰：“此人英雄莫敌，只恐汝胜不得也。”马氏曰：“当用奇兵擒之。先埋伏勇壮于山侧，如交战不胜，即便引入埋伏中，彼必落我圈套。”坤依其言，即与七千人，前去对敌。呼延赞知之，当先出阵，大呼：“来将速与寨主归顺，免遭杀戮。不然，汝死无葬身之地。”马氏大怒，舞刀跃马，直杀过来。呼延赞拍马迎之。二人战上三十余合。马氏回马便走，赞勒骑赶上一里路，见山后隐隐有伏兵，遂回马不追。两下各自收兵。

马氏回见坤曰：“呼延赞深知兵法，不能胜之。”坤愈不悦。忽小卒来报，山后有一彪军马来到，不知是谁？坤闻知，急令去哨探。回报乃第一寨主马忠也。坤出帐迎接。马忠与刘氏安人下马，入寨中相见毕。坤曰：“自违贤弟，一向不闻消息。”忠曰：“怀想大哥多日，今特来相访。”坤令左右设酒醴相待。二人饮至半酣，马忠见坤面有忧色，因问：“尊兄何故不悦？莫非厌小弟来骚扰乎？”坤曰：“贤弟差矣！吾兄弟如同一家人，岂有厌恶之理？争奈第六寨有新来呼延赞，每与各寨相并。近又捉去吾长子，无人救得，是以纳闷。”忠听罢，乃曰：“既如此，不须烦闷，小弟当出力相救。”坤曰：“此人乃是劲敌，不可轻视。”忠曰：“我自有方略降之。”即辞别马坤，与刘氏引本部人马来到山下。要知相见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金头娘比武招亲 杨令公出兵助战

却说马忠、刘氏来到山下。对垒呼延赞跃马而出，大呼曰：“杀不尽的丑类，尚敢来相争耶。”刘氏拍马向前，认得分明，乃喝曰：“福郎不得无礼。”赞抬起头来，见是母亲，即丢枪下马，拜伏路旁曰：“不孝儿该死，母亲缘何至此？”刘氏曰：“汝起来！去见叔叔。”赞乃随母入军中见马忠毕。忠曰：“闻汝在耿忠寨里，谁知在此相争。马坤是我结义兄弟。汝宜前去伏罪。”赞曰：“前日侄儿擒他长子入山，又打伤马荣。若去相见，恐有不测。”忠曰：“有我在，无妨。”赞乃领诺，随马忠入寨中见马坤。忠曰：“我侄儿不识尊兄，冒犯罪重，望乞恕宥！”坤惊问其故。忠将赞之本末告知。坤叹曰：“不枉相国之子也。”赞上前拜曰：“小侄肉眼不识伯伯，全赖提携，恕小侄之前愆。”坤曰：“汝本不知，岂能相怪。”即令排筵宴庆贺。坤唤马荣等相见。荣见赞，似有愧色。赞曰：“冒犯哥哥，望乞赦宥！”荣亦以礼待之。是日寨中大吹大唱，众人欢饮。

马坤因谓忠曰：“吾有一事相求，未审尊意允否？”忠曰：“尊兄所命，未敢有违。”坤曰：“小女金头娘，貌虽丑陋，颇有武艺。若不嫌弃，愿与赞结为百年之好。”忠拱手谢曰：“尊兄若肯怜爱，厚德难忘。”坤入内与夫人道知此事。金头娘待他父亲走后，向家人笑曰：“嫁与他亦无妨，只不知

呼延赞武艺如何？前日交锋，未分胜负。今再与他比试。若能胜我，方可嫁他。”小卒出，告知马坤。马坤曰：“小女稚气未除，要与呼延将军比试，然后联姻。”忠即令赞与马氏相较。赞领诺，披挂上马，出至场中。马氏亦贯甲而出。二人于教场中再决胜负。马忠、刘氏、马坤等立于寨门外观望，见二人各举军器，斗上二十余合，胜负不分。马氏自思，赞之枪法极熟，且试他弓箭如何。即勒转马头，望将台而走。赞思曰：“此必欲发箭射我，待赶去，看他如何？”乃骤马紧追。马氏待其相近，弯弓架箭，连放三矢，均被赞闪过。赞曰：“欺我不会射箭耶？”复回马引马氏赶来，拈弓在手，扣弦而射之。其矢正中马氏头盔。众人喝采。马忠跑出阵来叫曰：“一家人休得相并！”二人乃各下马，进入寨中。坤笑问金头娘曰：“赞将军武艺精乎？”马氏低头不语。坤知其意，即令焚香为誓，将马氏嫁与呼延赞。是日众人尽欢而散。

明日，赞入见坤曰：“小婿回山见李建忠，当送还小将军。”马坤大喜，即令人送赞登程。赞归见李、柳二人，备述会着父母，及与马氏成亲之事。建忠曰：“此事皆非偶然。”赞曰：“日前捉得马华，当即送还。”建忠曰：“如今乃是一家人，岂有相害之理。”即着人于寨后取出马华。马华疑加谋害，吓得胆战心惊，汗透重裘。建忠曰：“兹有喜事相报，幸勿惊疑。”便把成亲之事，一一告知。华变忧为喜曰：“既如此，列位都该请过小寨相叙。”建忠曰：“将军先请。吾吩咐手下便来也。”马华即辞建忠而去。柳雄玉不欲行。建忠曰：“若不去，恐被生疑，正当与之相会，以释旧怨。”即日与赞等一齐到太行山，令人报知马坤。马坤即出寨迎接。众人入帐中相见毕。建忠曰：“如今同盟兄弟，患难正当相救，勿再相争，有伤和气。”坤大悦，请马忠、刘氏相见。忠曰：“侄儿